

山阴夜雪

房门被敲响的时候，雪已渐小了，山风也逐渐平静下来，才使得那小心翼翼的敲门声不至于被淹没在裹挟暴雪的风声之中。

谷月轩应了一声，连忙放下手中的书卷去开门。东方未明捧着一只竹编的小托盘站在门外，里头放着一碗尚且冒着白雾的汤药与一小碟蜜饯。他满腹心思都在手中的托盘上，倒没注意到自己正站在风口上，房门拉开时，风雪与刺骨的寒意一齐倒灌进来，便一个不小心被骤然卷起的风推得绊了一个趔趄，差点向门内倒去。

谷月轩只听到东方未明轻轻地哎了一声，还没来得及思考，便急忙伸出手去扶。东方未明正巧被风推得砸进他怀里，碗中的汤药撒出了两滴落在托盘上，又沿着东方未明的指缝向下淌去。

“呀，都洒出来了。”东方未明皱了皱眉，从谷月轩怀里站直了身子，又从怀里抽出一张手绢擦了擦手，才又抬头去看谷月轩，“没弄到师兄身上吧？”

谷月轩愣了一下，才摇了摇头，轻声回答道：“我没事。”

不等他说完，东方未明已从他身侧钻进了房里，还顺手带上了房门，将席卷的风雪都关在了屋外。

轻车熟路地将药放在了几案上，正巧看见了桌上倒扣着的书卷，东方未明回头望了望谷月轩，有些埋怨似的开口：“师兄在看书？怎么也不把炉火烧旺些，这屋里好冷。”一边说着，又熟门熟路地从窗边的八宝阁上摸出了火石，往炉里塞了些柴枝，又把火挑旺了些。

黑云翻墨，林莽深浓，屋里只有一点炉火可做光源，东方未明盯着柴火燃得噼啪作响，偶有细细的火星子蹦出来，过了好一会，待到屋内渐渐暖起来，他才抬起头，借着火光去瞧站在一旁的谷月轩。谷月轩的脸一半映在火光里，一半埋在夜中，现下炉火燃得旺了，东方未明才看清师兄那张被披散的长发略微遮掩着而显得尤为苍白的面庞。他被谷月轩的面色吓了一跳，连忙站起身来去握谷月轩的手，竟凉得好似在雪中沁过似的。

“师兄，”东方未明又皱起眉来，连声音都急切了几分，“你身上还有旧伤呢，怎么这么冷也不说话？”他拽着谷月轩把人摁在床上坐下，又伸手摸了摸放在桌上的药碗，已有些凉了。

谷月轩也不说话，只笑着任由东方未明拉扯摆弄自己。直到东方未明端着碗把药递到他面前，才看到谷月轩嘴角噙着的笑：“师兄笑什么呢，我都要担心死了，赶紧把药喝了。”

谷月轩颇为乖巧地将汤药饮尽了，才开口笑着说道：“只是看未明这么关心我，我便很高兴。”

他开口时东方未明正接过他递来的药碗，听谷月轩如此玩笑，一下子端着药碗站起身来，压着声音说道：“还有闲心开这种玩笑，我看师兄倒也没有十分需要我关心。”说完，从桌上抽走了托盘，转身便向着门边走去，“我还要去看小师姐吃过药没有，我要走了，师兄早些睡吧。”

“好。”谷月轩轻轻应了一声，仍是笑吟吟地去瞧东方未明别过去的脸，屋内仅有炉火照明，借着火光，他正巧能看清东方未明耳尖浮着的一抹红。

也不知是不是屋里的炉火烧得太旺了些，东方未明站在门前，只觉得脸上仍莫名的发烫，只是在他要伸手推门时，却听到身后传来低低的咳嗽声。他转过身去，正看到谷月轩用手捂在唇边咳嗽，或许是咳得太厉害，本就病容难掩的面色愈发苍白。

“师兄！”东方未明急忙放下手中的托盘，跑到谷月轩身边，伸手去探他的脉搏。指尖触摸到对方的手腕时，冰凉的温度几乎让东方未明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

不知何时风雪又急了起来，屋外风声呼啸，吹得窗棂吱呀作响。东方未明抬头去瞧谷月轩时，眼里已急得盈着水雾了。“我没事的，”谷月轩摇了摇头，将手腕从东方未明手指间抽了出来，“未明不是还要去看紫绫么？不用太担心我。”

“我……我是乱说的，我来找师兄前就哄小师姐吃过药了……”东方未明眼神有些躲闪，为自己先前信口胡诌的借口感到些许抱歉，“我等师兄好点了再走。”

“好吧。”谷月轩笑了笑，随后又伸手在自己腿上拍了拍，歪过头笑着看着东方未明。

或许是对师兄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到不解，东方未明有些困惑地站在原地，谷月轩看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才好似十分无奈地开口道：“未明，不上来吗？”

“啊？”东方未明愣了一下，才回过神地感到脸上又有些发烫，“我……我知道了。师兄你等等。”说完，他伸手有些犹豫地解下了外衫，仔细叠好后放在了床尾，只留下一身里衣，才坐上了床沿。

“我……我怕衣服上带了外面的寒气，师兄的病不能着凉的……”像是为了转移话题一般，东方未明低下头小声地解释道。

“我知道。”谷月轩伸手轻轻将东方未明揽进了怀里，下巴正巧搁在东方未明的肩窝，说话间的呼吸拂过他的耳垂，细微的痒意让东方未明下意识地往谷月轩怀里一躲，便被他抱着顺势躺了下来。

或许是惦记谷月轩有旧伤在身，东方未明小心翼翼地在他怀里缩了缩，便不敢再动。”师兄，”东方未明抬头看了谷月轩一眼，小声开口说道，“等师兄睡了我就走？”

“没事。”谷月轩有些含糊地回答道，也不知道到底是肯定还是否认。东方未明困惑地眨了眨眼，他尚且没有困意，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便只好只好将脑袋靠在谷月轩胸前，闭上眼去。或许是炉火燃得太旺，让这小小的卧房内太过温暖，二人依偎着躺在一起，不过一时半刻，竟都有了些许困意。雪片落在床沿上，发出窸窣的雪声，让谷月轩有些恍惚。再回神时，怀里的少年已睡着了。

谷月轩将东方未明又向怀中搂了搂，好使他不至于因为自己的困顿而从臂弯中滑出去。剧烈的困意使他低下头，几乎将鼻尖埋在东方未明的颈间，他迷迷糊糊地闻到药材熬煮后苦涩的味道，还有似有若无的、淡淡的栀子甜香。

这游丝一般细弱的甜香他再熟悉不过，无数次在白日的共处与夜晚梦中的相见时嗅到过的味道已彻底刻进了他神魂深处，就是投胎转世再世为人也未必能彻底忘却。如今这气息近在咫尺，真切得反而有些朦胧的失真，竟让他恍惚间以为自己早已不知不觉间沉沉睡去，是在梦中才得以与小师弟如此缠绵相会。

借着炉火的微光，他垂下眼细细地去瞧怀里人熟睡后的面容，安然地蜷缩在自己怀里的模样看起来竟然比平日里还要年幼些。谷月轩伸手撩起一小束东方未明垂下的长发，挟在指间摩挲着，细细的发丝从指间滑下，轻轻地缠上谷月轩的手腕，恰巧落在他腕上的伤疤上。

往日里仅仅是视线触及便仿佛锈剑入鞘一般疼痛的旧伤竟也好似被抚平了一般并无刺痛，似乎他此生的困顿与所有已然因时间而失真的过往在这缕浅淡的栀子气息中都不再重要，又或许将他囿于小小一方天地间的灾祸都是为了让他能与东方未明相遇而降临在他身上，往后可预见的将充斥漫长的磋磨与煎熬的人生，似乎都因为东方未明的到来而变得可以忍受了。

屋外大雪纷若飞鸿，山声作海涛翻滚，谷月轩听着东方未明轻轻的呼吸声，像是挽留水中捞起的月影一般又将人向怀中揽紧了一些。